

鲁迅印象

印象书系

张新颖 编

学林出版社

印象书系

鲁迅印象

总体策划 李 东 张 禾
责任编辑 许钧伟
装帧设计 沈兆荣
编 者 张新颖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200233)
经 销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 万
印 数 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7-80616-271-2/I·96
定 价 14.00 元

写在前面

李 东

在历史的狂流与灰烬之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名声，已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搏风击浪、神采飞扬的身影，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或许，我们只能怯怯地面对时代留下的墓碑，靠自己干枯的想象去臆造人间的偶像。这便是大多有限生命无以回避的运数：零落成尘，沦夷烟灭。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如此伤悲。尽管长河东逝水，有贤与不肖、拙与巧、通达与狭隘、转是与即非，皆消亡矣，但总有一些不朽伟岸的神姿，通过点点滴滴的文字，残存片断的记忆，如沉沙之巨石，如归鸿之凄厉，积淀在年深月久的心历上，让静默中的人们感受到被红尘淹没之下的赤子之心的强烈跳动，感受到岁月剥蚀之下人性永在的万种风情。

地老天荒，我们仰望苍穹，总是渴望能与那些闪烁星辉的不朽灵魂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是时代特征的某种文化映

照,那么,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繁复多变,中国的浮沉兴衰、除旧布新,于智识者来说,尤其是一种深刻的磨难与砥砺。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风格迥异、各具生活形态的中国文人形象。在他们的生命里,对道统与学统的承继与拓展,对西方文化的感触与发扬,衍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独备一格的文人群体,并对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格组合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常常陪复旦的老前辈贾植芳先生坐谈聊天。记得,有一次,于人情世故之后,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那种语气,那副神态,如电闪雷鸣般震撼了我。这是一位坎坷一生的知识老人由衷的肺腑之言,其中,许许多多的苦难与血泪已举若轻羽,挥手拂去,留下的只是几十年风雨人生锻造出来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清醒的自我认识,其意味之深长,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我想,无论再过多少年,这句话对我的教诲和意义将是永恒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涵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与我们这一代近在咫尺。

历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琐碎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的生命意义。因此,我们总乐于坐拥书案,遥想当年……

在这套“印象书系”中,我们选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荦不凡、各具神采的大师级人物胡适、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等,藉不同时期,生活在他们周围,与他们有亲密交往亦或矛盾缪辑的名家之笔,随心所至,以具体可感、生动实在的“印象”,勾勒出现实生活中诸位大家的言谈行止、举手投足,以及他们的心灵悸动,通过点点滴滴的蔓枝细节,描摹了在当时

代变迁、生活沉浮之下，他们各人对情趣，对敌友，对毁誉，对操守……甚至对生死的认识和了悟。展示了凸现于中国现代文人群体之上的这五位大师对文化信念的坚守与孤寂灵魂对无奈生命的悲叹。——胡适的通达疏放、和善包容；鲁迅的“激烈”与“冷峻”；周作人的闲情出世与执迷人俗；老舍的忠诚迂阔与坚贞不屈；沈从文的率真质朴与独善从容，无不浸染着传统文化的氤氲和受独特的性格品质力量的驱使。的确，在这五位先生的供案前，他们留下的作品以及贤明之士的品评与传记已经很多很多。但，在今天，我们穿过那些清新流畅、饶有生趣、具有点睛之功的文字，我们有缘多角度、更充实地品味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以及中国知识阶层对人性，对是非，对生活与人情在价值判断上的文化情节和丰富内涵。

《诗经》曰：“鸟鸣嚶嚶，求其友声。”关于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的话题已经很热了，而我们的“印象”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抚昔吟今，在那满天的繁星中，我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于田林

编选小序

张新颖

鲁迅先生只活过了这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却是对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伟人之一。也正因此，在他生前死后，关于他的文字已经多到几乎不可计数，令任何一个想走近他的后来者、想亲近他的普通人都不免要望而怯步了——而先生本是人间的先生。

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感受先生，先生本人的文字自然用不着强调了；而那么多关于先生的文字呢？文字这东西，有时反倒是一种障碍吧，一个个字排起来、码起来、堆起来，竟成为一道阻隔的厚墙；但也正是文字，铺起了通向先生心灵的道路。

关于先生的文字，我们自然无法截然分开哪些是墙壁，哪些是道路，或者都不免同时具有阻隔和沟通、遮蔽和敞开的功能——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定所有的文字都是一样的，还是要存分别之心。

这本书所选的长短文章，出自于和先生有亲身接触者之手，既然叫作“印象”，编选时就特别注意了具体性、可感受性；

但却不是空泛地飘浮着的东西,因为对任何一个读者而言,要走近先生,只能脚踩在道路上,不必幻想踏着肥皂泡凌空而去。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鲁迅印象

目 录

编选小序	1
------	---

第一辑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永在的温情	2
-----	-------	---

蔡元培	记鲁迅先生轶事	9
-----	---------	---

夏丏尊	鲁迅翁杂忆	11
-----	-------	----

林语堂	悼鲁迅	15
-----	-----	----

郁达夫	回忆鲁迅	18
-----	------	----

许寿裳	鲁迅的游戏文章	41
-----	---------	----

许寿裳	日常生活	48
-----	------	----

第二辑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孙伏园	忆鲁迅先生	54
-----	-------	----

李霁野	忆鲁迅先生	61
曹 白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74
萧 红	鲁迅先生记	90
萧 红	回忆鲁迅先生	92

第三辑 星花旧影

曹聚仁	鲁迅与我	130
曹聚仁	我与鲁迅	136
冯雪峰	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 ——片断回忆	142
冯雪峰	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片断回忆	152
施蛰存	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158
徐梵澄	星花旧影 ——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166

第四辑 周作人谈鲁迅

周作人	关于鲁迅	196
周作人	《关于鲁迅》书后	205
周作人	关于鲁迅之二	207
周作人	补树书屋旧事	216

第五辑 外国人眼中的鲁迅

藤野严九郎	谨忆周树人	232
内山完造	鲁迅先生	235
增田涉	鲁迅的印象	245
须藤五百三	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264
A·史沫特莱	追念鲁迅	269

第一辑

永在的温情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得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段，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彩烈。听到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

——郁达夫《回忆鲁迅》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 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像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的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的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者总有三四个月。朋友们都劝他转地疗养。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曾遇见他在 Isis 看 Dobro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的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突然的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

带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的突然的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末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的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的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的便离我们而远远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而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的谈下去，在那里，你便可以发见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坐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拘束，一点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末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末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烦的几天几夜的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淑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

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的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地深切地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的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的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地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的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地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地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的深切地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的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

在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话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像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一点凭藉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入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版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为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读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名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的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

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眠，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手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堆在我最宝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地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的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印刷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末，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续说道：“你倒可以做，只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辑而得的笺纸，由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的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再一包一包的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二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的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祯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

“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

“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资，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三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的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詹詹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